

# 关东民间人物

曹保明 著

## 传奇故事——关东神医

五文類聚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本书描写的东北地区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传奇故事。这些故事充溢着反压迫反剥削和造福民众的道德品质和斗争精神，主题思想开阔深湛，读后令人回肠荡气，是一部很好的爱国主义教材。

◎关东民间人物传奇故事◎

# 关 东 神 医

曹保明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关东民间人物传奇故事 / 曹保明著.—长春：  
时代文艺出版社，(2010.3重印)

ISBN 978-7-5387-0054-1

I. 关… II. 曹… III. 民间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 IV. I27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31916号

关东民间人物传奇故事——关东神医

作    者	曹保明
出  品  人	张四季
责  任  编  辑	李西西
出版发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    址	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邮编130062
电    话	总编办：0431-86012927  发行科：0431-86012939
网    址	<a href="http://www.shidaichina.com">www.shidaichina.com</a>
印    刷	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开    本	850×1168毫米 1/32
字    数	182千字
印    张	18印张
版    次	2010年3月第2版
印    次	2010年3月第1次印刷
书    号	ISBN 978-7-5387-0054-1
定    价	89.50元(全三册)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## 目 录

关东神医	1
一	1
二	8
三	15
四	21
五	30
六	40
七	47
八	55
九	62
十	68
十一	77
十二	85
十三	91

## 目 录

董氏药膏	99
一	99
二	103
三	107
四	111
五	114
六	119
七	123
八	127

## 关东神医

关东的民间，有多少神奇的故事？数也数不清。就象天上闪烁的繁星，就象严冬纷飞的雪花。

今天，讲一段《关东神医》的故事……

### 一

说起来，那是清朝嘉庆 23 年的事了。

金秋，一年一度的科考就要开典了，这些日子里，通往京城的路口、码头，终日行人络绎不绝。大小客店、便栈住满了南来北往的秀才举子。这天早上寅时，在北京白马寺街口的一个小店里，有一个自担书箱的白面书生住了进来。

这小店不大，店主倒也客气，不一刻便给书生

安排停当。一路奔走疲倦，书生想先去解个手，回来也好休歇，便匆匆走出小店，直奔小店对个僻静之处的茅厕而去。

那时天刚蒙蒙放亮。正当书生离开那里要回小店时，忽见地上放着一个白布小包，包口扎得严严实实，提一提，大约有 20 斤重。他打开包袱一看，里面是一个小匣。他又好奇地打开小匣，哎呀！不得了，里面全是金元宝。数一数，不多不少正好 20 块。

这书生本是穷家出身，这整个的元宝从未见过。他瞅瞅四周没有人，心想：这么大一堆可是不老少哇！一定要找到失主，不然失主会急出人命来的。他打定主意，就把这包财宝提回自己安身的小店，告知店主之后，便在门前手提包袱，等候失主。

那小店离茅厕本不很远，见有人来，书生便问：“您丢失东西了吗？”约有两刻辰光，天已大亮，就见从南边的小胡同里走出一个手提木箱的汉子。此人长得五大三粗，粗眉浓目，直奔茅厕走去，书生忙问：“请问大哥，您丢东西了吗？”

那人虽然长得粗莽，却很是精灵，听了书生的问话先是一愣，转而问：“你捡到了吗？”

书生一见有人搭问，便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

地说了一遍，又加了一句，“包袱在此，还请大哥过目。”

那大汉一听，急忙放下手中的木箱接过了包袱。他打开木匣，十分喜悦地数着元宝。书生一见失主已找到，欲转身回店温习功课，不料却听那大汉叫道：“慢走……”

书生停下步子，转身说：“大哥，有何见教？”

“这元宝的数字不对呀！”

“啊！不对？”

“整整少了一半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那一半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那大汉把那包元宝放好，走上来一把揪住书生的后肩，说：“这包袱里本是两个匣子，是我做买卖挣的，今晨去茅厕把包袱忘在了这里。你的胆子也真大，竟敢赖去一半不给我！”

“不，不是……”

书生是名地地道的老实人，初次来京城，这件事把他急得面红耳赤，一时间更是浑身发抖，递不上话来。

太阳已升起一杆子高了。白马寺街口，人越来

越多。那大汉更是得理不让人，他指着书生的鼻子说：“作贼心虚，瞧瞧他，面红耳赤，内心有愧。头大冒汗，又偷又骗。真是吃了虎胆，竟私自留下大爷我的一匣金元宝……”书生吓得连连后退，十分可怜。正在大汉对书生纠缠不休时，忽听有人大喝一声：“慢——！”

众人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中年汉子，拨开人群，走了进来。此人约有40开外年纪，体魄壮健，大塔个头，穿着便服，足蹬快靴，风尘仆仆，象个跑外的。他走上来对那大汉说：“这位兄弟，既然这书生捡了元宝能够还你，想必他不会私留；如若私留，又何必还你？”

那大汉正揪住书生不放，此时遇到有人干涉，便心生不悦；又见这位汉子便服旧衫，相貌不堂，便一挥手说：“要赶路的，快走得！少管大爷我的闲事……”

他这一说，那汉子反而笑了。说：“既然这位兄弟怕人管，那我倒要管一管。”

“管大爷的事？”那大汉生气地说，“恐怕好管不好收拾！”

这时，人群中有几个好心的走上来，伏在这汉子耳边，说：“大哥，这小子是府衙马大人的小舅

子，人称‘毒蜂王猴’，平时无恶不做。你看见他地上的那个木箱了吗？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都是一些害人之物。好汉，你还是走了去吧……”

又有两个家人走上来，拉住这汉予的胳膊说：“师傅，我们还是走了了事！”

谁知这样一来，那汉子反而生气了，他一甩众人的胳膊，说：“路见不平，不能以理相助，还算何等江湖汉子！”

“哈哈哈……”府衙马大人的小舅子突然一阵狂笑，说：“好！我倒要和好汉来领教一番！”

这汉子跨前一步说：“这位兄弟，我倒要问你，既然你丢的是两匣元宝，人家书生捡的是一匣。可见这一匣不是你的！”

“这，这这……”

这下，轮到那恶棍语无伦次了。

众人一见有人出面执理抑恶，个个兴高采烈，纷纷插话道：

“就是吗！大白天赖人家！”

“真是恩将仇报！”

“这元宝不能让他赖走！”

一时间，众愤难搪，人声鼎沸，逼得那恶棍连

连倒退。

恶棍这时急了。他本也不缺钱用，一见这阵势。“啪——！”地一声把那匣子摔在地上，走上去一把揪住了那汉子的脖领，说：“看我如何对付你这个爱管闲事的……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拳直照对方的鼻子飞打过去。那汉子轻轻一让，一躲过了一拳。那恶棍怎肯罢休，随即蹲下来一个扫膛腿，那汉子又是轻升健体让了过去。一连几个回合，那汉子不还一拳，倒把那恶棍累得气喘吁吁。这时，那恶棍气急败坏，回身朝自己的木箱子奔去……

众人一见，急喊：“壮士留心，他要放毒蜂了！”

原来，这恶棍平素在外惹事生非，常常用许多伤天害理的损招儿杀害他人。几年前，他托人从广西弄来一百只山蜂，专门喂一种毒液，使这些蜂子身上个个贮满毒血，他若想暗算谁，只需放出这些毒蜂，就能轻而易举地置人于死地。多少英雄好汉，死于他的毒手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恶棍一脚踹碎了他的木箱，众人惊吓得叫喊着四下逃去。这时，只见那碎了的箱中“忽”地腾起一片“红云”，那恶棍用手一指那汉子，说：“蜂儿——！突——！”顿时有一股红风，飞快地扑向那汉子。

只见那汉子迎着蜂群叉开双手的所有手指，双腿呈半坐式，胳膊举过头顶，在脸前脑后不停晃动着。那速度之快，使人眼花缭乱，只见他的下身而不见他的上身。转眼之间，他的身前脚后，被他用手指夹死的毒蜂扔了一圈，他的双手十个指头中间，还各夹着一个死蜂。

众人哗然。

有人眼尖，一眼认出他就是河北永平府临渝县的著名镖师“铁筷子”——孟广俊。

“啊！是孟镖师！”

“好武功！好武功呀！”

“真是名不虚传的‘铁筷子’！”

众人争先恐后地围上来。那恶棍一听，一愣，他看着满地的死蜂，哭丧着脸说着：“姓孟的，你等着！”说完，挤出人群，逃走了。

孟广俊从地上拾起那些元宝，交给书生说：“秀才，出门在外，要学会识别好坏人哪。给你，拿着，在这儿等一等真正的失主吧！”说完，他对众人一抱拳，说：“众位！我这次是给临渝县的府爷送家药去承德，路过此地。感谢众位父老哥们的相帮，广俊这方有礼了！”说罢，一一谢过众人，又命家人推起镖车，出了北京，直奔西北的荒山野岭走去……

## 二

在当年，为人家运货走镖不是件好差事，大凡生计穷困，为人刚直的穷苦武林之人，为生活所迫，才不得不干这一行。

走镖苦，走镖苦，  
贪黑起早霜为伍；  
餐风饮露无温饱，  
提心吊胆防歹徒。  
浑身风尘常在外，  
留下空房妻儿住；  
一家老又小，  
牵肠又挂肚……

广俊等人出了京城，不久遇见了另一伙镖车。其中的一位汉子，边走边低声哼着这首当时很流行的“镖夫叹”。广俊这伙人推着镖车默默地走着，谁也不说一句话。

走了约莫二三十里路，天气出奇地热了起来。蝉儿在树上拼命鸣叫，车轮卷起的尘土飞扬着，落在路旁的草叶子上，把草都压低了头。

眼前出现了一个十字路口。

头车探路的徒弟问：“师傅，往左还是往右？”

广俊心里明白，明明应该往右，这还用问吗？但他又理解徒弟的语意。本来，出门在外为人家走镖，旨在把货送到，路上少出或不出意外。临行前，一家家的老老小小千叮咛万嘱咐“路上千万不要管闲事。切莫招惹是非！”。可他孟广俊，一辈子的犟脾气是改不了啦，见到以强欺弱，总是想拔刀相助。这不，今儿早上那一场相斗，虽然惩治了恶棍歹人，但徒儿们心中还是闷闷不乐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往前去，步步是崇山峻岭，万一有仇人歹徒袭击镖车，出了差错，跟自己出镖的一班人，岂不家家老小受牵连，因此有人提出向左，就是想回去不送这趟镖了。

广俊狠狠心说：“向右。”

他同时安慰大家：“诸位兄弟，前去道路虽然崎岖，倒也是凉快。打起精神赶路吧，师傅我再也不管闲事啦！”

眼瞅着日挂中天，大家在路上打了个尖，又一

阵猛走，傍晚时分，来到八达岭下的黄村小镇。

天色渐渐晚了。一进镇有一家小店，他们把镖车停靠在店铺门前，广俊上前打问：

“店家，借留我等一宿。”

掌柜的是位老汉，一见广俊他们，连连摇头说：“留不得！留不得！小店已客满。”

无奈，他们只好又往镇里走。

在一家大店铺门前停下，掌柜的是位年轻人。

广俊说：“这位老弟，可有我等住处？”

那人上下打量了一下广俊等人，又是连连摇头说：“还请客人换个店吧！”

一连走了五家，家家不愿留客，看看就要走出小镇，广俊有些为难了。

他猛一抬头，只见镇外一里路之遥处，高高地挑出一个草幌。这种草幌的店，往往是留人又留车，常常有闲铺备着。看看天色渐晚，广俊来不及思索，急忙命人推起镖车，奔那儿去了。果然是一家叫“村外村”的小店，掌柜的是一位妙龄女子。

广俊命人停下镖车，上前施礼，说：

“大姐，请容我等暂借一宿。只因赶路，而今错过宿头……”

那女子一听，脸上露出难色，说：

“实在对不住，各房已客满。”

广俊不肯放松，说：

“大姐，万望开恩。前去已没有人家，哪怕有一间仓库也可。如果仓库已满，就留我等在院子里将就一宿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那女主人沉吟片刻，突然脸上露出羞色，说道：“客人，房子倒有一间，只是那是我丈夫的住房。看你们一个个慈眉善眼，想必是好人，怎能拒之门外？且天色已晚，前去又荒无人烟，你们就暂且在他房中安歇吧。他外出催帐，估计今日不会回来。我和女仆睡在外间，有事也好照看……”

广俊开始有些打怵，人家男人不在，怎好歇在人家的私房。但一想前后店铺均满，徒弟们若歇不好，明日怎能赶路，只好施礼致谢，分人守车，轮班休息，不在话下，

走镖在外，护镖车是大事。每次夜宿，都要把几挂镖车串连在一起。又分成三人一班轮流守护。和每次一样，广俊把镖车安放在他们住的房子旁边的一片暗影下，一来有事屋里人能听见动静，二来车在暗处人在暗处也较安全。头一班，广俊执意要守车，徒儿们争执不下，只好由他带领两个人披衣

蹲在镖车的暗影里。

夜半，黄村小镇百家灯光熄灭了，山风吹起林涛，呼呼作响。

一片乌云飘来，严严实实地遮住了中天的一轮皓月。

小店大门“吱嘎”一响，从外面走进一个人来，他轻手轻脚走到女主人窗下。

“桂莲，货到了吗？”

“老娘买货，还能不到。”

“货色怎么样？”

“正对路。”

“价钱呢？”

“你不懂。还是让掌柜的来过目吧！”

那人听女主人说完，一扭身，轻手轻脚地出了院子。

夜色越来越阴森了。

不出一袋烟工夫，有一伙人呼啦啦地涌进院子，为首的人一脚踹开西屋房门，接着破口大骂：“大胆歹徒，竟敢调戏我家女人！住店竟住到我的房里来了，给我捆起来！”

广俊一听事情有变，急忙让两名徒弟守好镖车，自己走进上房。一看，三名徒弟已被那众多人手给